

# Surge of Spirit and Reality, Creation of Sparkling Life

Interviews with LIAO Shiouping, Vicky CHOU and KAO Tsanhsing

## 在精神與現實激盪之間，創造生命的火花

訪廖修平、周舟、高燦興簡記

文/鄭慧華 CHENG Huihua

這次的藝術家駐村經驗訪談跟上次很不同。上次周邦玲、黃志陽與陸培麟三位藝術家的共同點，在於他們所駐的藝術村都屬於機制性很強、事前安排周密且都有經費補貼的「有規劃性的駐村」行動，而這次訪談對象的經驗卻都不完全如此。

藝術界前輩廖修平在六〇年代進駐巴黎西帖國際藝術家會館（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, Paris, France），是國內駐村經驗的先驅者。他的經歷讓我們深深感到，無論哪一個時代的藝術家，對於藝術的追求慾念總是迫切且無法抗拒，當年那股乘船三十三天到巴黎的毅力，背後支撐的是理想和狂熱的執拗。他申請入藝術家會館的過程雖然迂迴輾轉，但作品卻首次得到了法國藝術殿堂的收購典藏。廖修平在西帖藝術家會館的那段日子裡，徜徉於藝術創作和與異國朋友交流中，間接促成了日後藝術道路上的許多機緣與發展，是巧合還是運氣？他受訪

時帶著智慧卻陷入回憶的笑容中，依然展現著那股執著，一如當年一路追夢到巴黎帶著作品直入文化局的熱情，那無疑已經解答了我們心中的疑問。

周舟所到的西班牙迪亞藝術村（Deia Artists Community），是她在旅程中無意發現的，那裡充滿了純樸的山野景緻與遺世獨立的悠閒，並不讓人感到所謂「機制性」的束縛框框（儘管也是有委員會在運作）。迪亞藝術村裡供住，但卻沒有生活費補助，窮藝術家在那裡要使點絕活才能養活自己，不過周舟說藝術家對於物質的需求也沒有到天大不得了的程度，所以鬻畫、賣賣手工藝品都成了可行的管道，她在心血來潮時還會做些水餃交給商家寄賣。藉由這樣的交流，不同文化就因此交織流傳開來。周舟對於迪亞的描述，令人想起九位繆斯女神及太陽神所居住的地方「文藝之峰」，眾神們在那兒從事創作，尋找靈感，迪亞就是如此，像極了一處受到繆斯女神祝福的烏托邦。

雕塑家高燦興的駐村經驗更獨特，除了他所到的德國卡茲考村（Kunst-Und Kulturscheune im Skulpturenpark Katzow, Deutschland）本身就特別外，在他的經驗裡最讓人回味的是一股濃厚的「人情味」。有人去國外駐村，純粹就像是一趟專業遊學，著重的是當下的交流與思考激盪，而高燦興1993年的十四天駐村，卻綿延出了深刻長久的異國友情，不僅破除不同文化不同時空的隔閡，更擁有彼此的相知相惜。這或許和高燦興本身的熱情豁達有關，因為他給人一種溫暖熟悉的感覺，因此幾年之間，他就受邀去了卡茲考四次，他說那裡讓他感到賓至如歸，而相對的，德國朋友看到他一定也像見到自己家人一樣倍感親切，因此他描述的駐村故事不只是談藝術機制本身而已，更包含了人生中難能可貴的真情情感。



卡茲考雕塑公園一隅（高燦興提供）

### 3. 高燦興

有朋自遠方來，藝術村裡相知相惜

村名：「藝術與文化的糧倉」——卡茲考雕塑公園 (Kunst-Und Kulturscheune im Skulpturenpark Katzow, Deutschland)

村址：卡茲考村位於德國東北部，隸屬東佛波門縣 (Ost-Vorpommern)

時間：1993、1994年六月份，分別各待十四天 (第二屆與第三屆)，1998年六月份，二十五天 (舉辦個展)

環境：提供工作空間與媒材，補助包括餐費、住宿與機票

我是1993年夏天到卡茲考村 (Katzow) 去參加當地的國際雕塑工作營，這個小村莊位於德國的東北部 (以前的東德境內)，在波羅的海岸邊的草原上，屬於東佛波門縣。1993年第一次去駐村時，還沒有完整的藝術村規模，還是半克難式的，我那時是住在另一位木刻藝術家約克 (Eckard Labs) 家中，因此也有了跟別人完全不同的駐村經驗。說到卡茲考藝術村的來龍去脈，就必須從湯瑪士先生 (Thomas Radeloff) 說起，雕塑藝術村所屬的「卡茲考雕塑公園」(Skulpturenpark Katzow) 是湯瑪士先生捐的地，由八個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(四對夫妻) 共同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來運作，並舉辦雕塑營，約克夫婦與湯瑪士夫婦都是成員之一 (目前湯瑪士為主席)，其中主要的藝術家就是他們兩人，我在那裡結識了這群德國佬，後來變成了可以共同分享創作與生活經驗的好朋友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都還保持聯絡。

第一次能夠成行的機緣，是由於台北德國文化中心主任賀海德女士的推薦，主要因為93年時東佛波門縣要與我們的南投縣建姊妹縣，他們不僅希望在經濟上與我們交往，更希望在文化藝術上相互交流。他們當地的人非常愛好藝術，卡茲考附近有個名為格來夫斯瓦 (Greifswald) 的城市，就是浪漫主義大師佛列德利克 (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-1840) 的出生地，在波羅的海岸還保留有他的畫室，我去年 (1998年) 再度前往時，他們帶我去參觀。幾年的交往與交流，我與約克和湯瑪士他們已經非常熟稔，至今我一共去過卡茲考四次，其中兩次是參加創作雕塑營 (1993、1994年)，一次是去旅遊 (1996年)，一次個展 (1998年)，除了前兩次是文化中心推薦外，其餘都是他們邀請我去，當然我也邀請他們來台灣看看，算是互訪。

卡茲考每年舉辦的國際藝術家駐村活動，當地藝術家有三位參與，國外的有六位，第一屆都是邀請鄰近國家的創作者，到了第二屆 (即1993年) 才正式發展成真正國際性規模，開幕由湯瑪士先生親自主持。那一年，我們每位藝術家都被分配住到當地藝術家家中，在約克家我體驗到了德國人很純樸又親切的生活方式，真的讓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，他家住在格來夫斯瓦，傳統德式的民房，四周是花園綠地，我在那裡像他們一樣吃黑麵包，喝葡萄酒，過著非常生活化的駐村生活，而不只是孤立在工作營中，對於當地的民情風俗都能深入瞭解。約克的木雕創作就置於庭園裡，我們在庭園裡用餐，總不定時有朋友來串門子，他非常地好客。每天清晨，他開車二十公里送我到卡茲考，一同前往創作營工作。

1995年秋天，他們開始籌建駐村的工房和宿舍，名為「藝術與文化的糧倉」，全由約克規劃建造，到1997年時開始使用。整棟建築物很大，共有十間宿房，位於建築物上層的一邊，另一邊為展覽室，一



高燦興於卡茲考雕塑公園駐村期間的創作情形 (高燦興提供)



1998年高燦興應邀於「藝術與文化的糧倉」舉行個展 (高燦興提供)

樓則為創作工房與辦公室，那裡總是為工作中的藝術家隨時準備好咖啡及水果點心。來到這裡的藝術家可以選擇在工房或是戶外進行創作，而建築物周圍就是佔地十公頃的「卡茲考雕塑公園」，我1998年的個展就是新的展覽廳裡舉行，那種感覺真的很棒，我也很佩服他們在兩、三年時間內所累積出的規模，前兩年我受他們之邀去旅遊時，建築物正在蓋屋頂，其中有兩扇窗還是我捐贈的，他們將我的名字刻在窗子上。雕塑公園裡放置的是雕塑營藝術家創作的作品，目前共有五十多件，我的有三件，他們總開玩笑，說我再多擺下去，卡茲考雕塑公園就要成了高燦興雕塑公園。有展覽時，展覽廳晚上總是燈



1996年卡茲考公園裡建築完成的駐村中心「藝術與文化的糧倉」(高燦興提供)

火通明，從其他地方來的朋友齊聚在一起，大家用帶著不同鄉音的英語交換心得，我認爲這樣子做文化交流，是再自然不過的了。

我1993年去駐村時，他們提供早晚兩餐，中午要自付。不過就我的經驗，德國人都吃得簡單，啃啃麵包，頂多加個果醬奶油、一杯咖啡，一餐就算解決了。我還算能夠適應這樣的飲食習慣，但對很多人來說可能不敢領教，有一次約克晚上給我加菜，他興奮地說了一天，結果原來是高麗菜、胡蘿蔔、馬鈴薯等等蔬菜煮成一鍋湯，如此而已。在駐村期間，還會有一個周日是所謂的「迎賓日」，那天有很多客人會來，最豐盛的慣例就是烤一條乳豬，在戶外用兩根鐵叉子，圍幾個磚塊就烤起來，不過是沒有調味料的，他們很喜歡這樣吃，而當地藝術家的妻子在空閒之餘，會做些點心招待大家。我記得第一次去時，三、四天沒有吃到肉，後來有一天約克太太煮了一粒小雞蛋給我吃，也算是加菜，讓我不禁回想到了三、四十年前台灣的情景。其實很難想像兩德統一後，他們的物質生活仍然如此簡樸，不過人情之親切，卻豐盛得讓我打從內心裡感動，而且最有感觸的是即使生活如此簡單，他們都還是努力地從事藝術創作，而每一次去到那裡，都見到他們的進步。

十四天的駐村過程中，我等材料從柏林運來之後用了十二天創作完成，完全是集中式的，他們也不會事先爲我們切割材料什麼的，到那

裡就是一切從頭，並且要一氣呵成，跟一般一待一、兩個月長時間的藝術村很不同。去年(1998)我受邀去辦個展，在他們邀請下，我也在那裡跟著其他創作者工作了幾天。我總認爲出了國，當然也就肩負著國民外交的責任，所以自己的態度也不能怠慢，我儘可能在台灣先做好準備後才出發，好比說去年去展出，所有展出品的標籤，我都事先做好中文、德文對照，作品的檯座我也先按照我的需求製做好一併運過去，這點讓他們很驚訝也印象很深刻，他們知道了我對於創作專注的態度，也喜歡和我合作，而這個形象不只是代表我個人，而是「台灣的創作者」，所以我總很堅持藝術家出國參加藝術村，一定要有責任感。

再者，我們這裡總是認爲搞一個國際性的創作營，或是成立藝術村要花掉很多錢，其實卡茲考每年舉辦這樣的雕塑藝術村，所花的經費總共不過一百多萬台幣。但令人感動的是他們在運用不多的經費之下，卻還能做出品質這麼高的成果，而且每年不斷進步，這點真的值得我們學習，而我最想提出的，是他們藝術村裡那種生活化的親切感，還有他們喜愛工作的精神。對於參加藝術村，我總希望這個行動是「還有下文」的，不是結束活動就終止關係了，卡茲考村對我而言，不只是雕塑村和雕塑公園，還有濃厚的友情，而我將這個經驗闡述出來，只希望更多對此嚮往的創作者，也能夠用同樣的心情與態度，爲這份責任與感情延續下去。☺